

吃饭

章小东



7.把两只风鸡拎了下来

但是整个故事的情节十分热闹,妙趣横生,弄得我也被吸引进去,抱着儿子开心得大笑。就在我们俩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,电话铃声突然大作,一时间把我和儿子吓得跳了起来。

“啥人会打电话来呢?”“这只电话铃的声音怎么这么响啊,吓死我了。”“不要吓,妈妈去接。”说着,我便走过去拎起了电话。

电话的那一头是个外国女人,我告诉她:“我不懂英语啊,拼写,拼写……”我捧着本英汉小词典,来来去去好几个回合,总算拼凑出几个单词,那是:“小动物”、“虐待”、“悬挂”、“鸟类”、“抗议”……这是什么意思?

电话那一头的女人有些强硬起来,再笨的人也会领悟到这里面一定有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,无奈听不懂。我心急如焚满头大汗,两只眼睛盯着窗子外面的停车场,祈祷着可以冒出来一个人帮我一下。然而无望,一个偌大的停车场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,只有那两只悬挂在屋檐底下的风鸡,孤零零地在微风底下晃过来晃过去。啊哟!鸡!一定是这两只风鸡发生了问题!这个女人在抗议我虐待小动物呢,好像还讲,一歇歇有人要来示威……

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?我一下子醒悟过来,放下电话,直奔外面,把两只风鸡拎了下来,又快速地跑回到房间里,然后抓起电话说:“No鸡!No鸡!”许久,电话的那一头吐出了一个词:“Thanks。”然后咯楞一声挂上了。

儿子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说:“妈妈,依做啥?跑进跑出就好像那只叫汤姆的猫咪?”

“对了,妈妈这只猫咪被老鼠捉牢了。”吃过午饭,又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,看了看手表,快五点钟了。我把儿子叫起来,为他换上一套出客的衣服,又涂了一点防晒油,自己则穿上一条长裙和一件绣花短衫。母子俩便光光鲜鲜地到大门外面的绿地上,等待丈夫一起出去BBQ。

“噢,这么大的花园,还有滑滑梯、荡秋千,怎么一个人也没有的啦?”儿子大概想起

来在上海排队等待滑梯的情景。他一个人兴奋地在那里爬上滑下,很快就好像有些无聊起来,小小一个人站在滑梯的顶上,两只小手扶着栏杆向远处眺望。不一会儿,他开心地跳脚起来,他说:“妈妈,妈妈,有人了,有人了。”

我回头一看,原来是两个收垃圾的工人,他们开进来一辆巨大的垃圾车,把一个三四米见方足有半吨重的垃圾箱,一下子就叉了起来,倒完了垃圾又把垃圾箱轻轻放回了去,然后便把垃圾车开走了。一切就在几分钟里发生和完成,却让儿子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儿子快速地从滑梯上面滑了下来,跳到我的身上和我紧紧拥抱,我第一次感觉到他幼小的身体是那么单薄。

这时候一辆细轮子的自行车飞一般滑到我的面前,一个高挑的金发小伙子对我说了声:“嗨!”接着又说:“风鸡,风鸡……风鸡啊!……”我顿时慌了手脚,怎么又是“风鸡”啊,是不是来找我抗议的?于是结结巴巴对他说:“No风鸡!No风鸡!”他固执地说:“风鸡,风鸡……风鸡啊!……”我急起来了,打着手势解释:“No风鸡,风鸡吃掉了!没有了,吃掉了!”“什么??吃掉了?”他瞪大了眼睛,流露出惊恐万状的样子。

丈夫回来的时候,刚好看到自己的老婆笔挺地站立在门口的台阶上,面对着台阶下面的一个老外,急吼吼地分辩,于是匆匆把他那辆蓝色的别克停稳在停车位上,便一路小跑过来。

他先和那个老外打了个招呼,然后抱了抱儿子向我介绍:“这是大卫,刚才他自我介绍告诉你,他是我们对门邻居计凤的男朋友……”我愕然。计凤?凤计?风鸡?外国人先叫名字后叫姓,所以计凤就变成了风鸡了?!

“哈哈,怎么样,我劝你还是脱掉那件‘独立’的外衣,来依靠依靠你的丈夫吧,不然的话,隔壁的计凤就要被你当成风鸡吃掉了!”丈夫幸灾乐祸地继续大笑。

“你不是讲要带我们去BBQ吗?还不走啊!”我转移了话题。“好吧,先回去换衣服啊。”“不是换好了吗?你看,妈妈还搽过嘴唇膏呢!好看吧?”儿子说。“好看,好看,我以为你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是为了迎接我啊,原来是为了吃饭。不过去参加BBQ,不用穿长裙,只要牛仔褲就行了。”

22.人我已经接到了

方国良挂断电话,心里不由钦佩万分。余国伟安排了一辆军车来接顾斌,这一步想得实在太周到了。方国良所担心的,是拘留所也有徐副局长的人,顾斌一走他们就会告诉徐副局长,这样的话,很可能刑侦局的人就会立刻出动来抓顾斌。他们可以在前往机场和通往外地的高速路上设卡检查,那样麻烦就大了。现在有了军车掩护,就什么都不用怕。

方国良看看手表,已经将近九点。他拉开车门回到车里,对顾斌和乔云说,他们必须走了。

乔云依依不舍地看了顾斌一眼说:“我把包放在这里了,要用的都在里面呢,你千万别忘了。”

“知道了,你放心回去吧。别担心我,有余总照顾,我不会有事的。”顾斌安慰老婆,朝着她连连挥手。

乔云下了车,把车门关上。这时,她的手机响了,一听,是公公婆婆打来的,问她见到顾斌没有。乔云说见到了,但顾斌暂时不能回家,他得去外地办点事,过一阵子才能回来。这个当口,方国良的车已经启动驶上了热闹的大街。乔云一边打电话,一边目送车子远去,她还下意识地举起空着的那只手来朝远去的车子挥舞几下,也不知车里的丈夫能不能看见。

九点半刚过,他们就到了东方技术大学。过了几分钟,方国良看见一辆绿色越野车朝校门口急驶而至。军车拐到校门口后就在边上停靠下来。方国良对顾斌使了个眼色说:“走吧老顾,我们换一辆车。”

“换车?”顾斌先前就不明白方国良为什么要把车子开到大学区来。现在方国良说要换一辆车,就更是摸不着头脑了。他也不多问,心想,既然是余总和方律师安排的,只管跟着走就是了。

方国良等顾斌也下了车,就同他一起朝着那辆军车走去。等他们靠近军车的时候,驾驶座的窗子打开了,从里面探出一张年轻军人的脸来问:“是方律师吗?”“是,我是方国良。”方国良凑上一步自我介绍。“那好吧,快上车。”年轻军人朝后面扭了扭头,示意方国良他们上车。方国良拉开越野车的后门让顾

斌先上去,自己紧接着跨上去坐在顾斌边上。

这时,年轻军人正在打电话,语气十分严肃地说:“报告首长,人我已经接到了。”不知道对方那位首长做了什么指示,只听年轻军人又说了句:“是,我明白了,保证完成任务。”然后他挂掉电话,回头对方国良说:“方律师,我们走了。”

三菱越野车一路急驶,不一会儿就上了高速公路。方国良原以为年轻军人是把他们送去C市机场,但他看着车窗外的景色时,渐渐发觉车子并没有往机场方向去。一开始他以为这个军人对路不熟悉,可能要兜圈子。但过了半小时后,感到这一路上越来越不对劲,完全偏离了机场的方向。方国良心里不由暗暗紧张起来,这是怎么回事?难道余国伟临时改变了计划,不送顾斌去机场了?那要把顾斌送到哪里去呢?方国良终于憋不住了,就问驾车的年轻军人道:“小同志,我们这是去哪里啊?”“按照首长指示,送你们去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国际机场。”年轻军人朗声回答。“去郑州机场?”方国良和顾斌几乎同时叫起来。“是的,首长指示,必须在下午三点之前把你们送到郑州新郑国际机场。”

方国良被说得云里雾里。C市机场那么近,为什么偏偏要去外省市的机场呢?郑州市是毗邻省的省府所在地,离C市足足有四百多公里的路程,这是怎么回事啊?忽然间,他恍然大悟:余先生真是用心良苦啊!如果顾斌一离开拘留所就有人汇报给徐副局长的话,刑侦局必然会马上派人去控制C市机场,他们还能让他上飞机溜走吗?现在,余国伟把顾斌的登机地点放在郑州市,谁会猜到顾斌舍近求远、跑到四百多公里之外去登机呢?妙啊,这一招实在太妙了!

高速公路上的车子不是很多,三菱军车风驰电掣般飞速前行。过了四小时多一点,车子终于驶入了郑州新郑国际机场。年轻军人将车停靠在机场出发大厅外,对方国良说:“方律师,你们先下车吧,待会儿我就在机场停车场内等你。”方国良轻轻推了顾斌一下,示意他该下车了,又提醒他拿好那只旅行包。下了车后,方国良对年轻军人说:“小同志,你一定累了,到停车场后你就在车里歇一会儿吧。”

生死对决

温哥华的
中国富豪

柯兆龙



2013 4A金印奖

THE Eighth ASSOCIATION OF ACCREDITED ADVERTISING AGENCIES OF CHINA

杭州盛会

2013.10.14-2013.10.17

杭州JW万豪酒店&杭州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

2013 有种! 你就来!